

## 人间

## 名字里的时光

□ 章燕蓉

“章、立、早”？骨伤科五楼的照片墙上，我在浏览一个个医护人员的微笑，目光被一个名字轻轻绊了一下——章立早，这个名字，感觉非常熟悉。

这三个字组合在一起，像一把生锈的时光钥匙，毫无预兆地精准探入记忆的锁孔，轻轻一旋，一扇尘封了三十多年的门，“吱呀”一声，亮了光。

那光是农药厂老宿舍二楼走廊里，我家右边那间屋子，搬进一对新婚的小夫妻，没多久，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宝宝，用她响亮的啼哭，点亮了整个楼道的欢喜。我记得那张小脸，圆嘟嘟的，像宁波汤圆，又白又嫩。

取名字成了我们整个二楼宿舍的大事。晚饭后，同事们走过小宝宝家门口，贡献出自己能想到的最好字眼，七嘴八舌，仿佛那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孩子。名字贡献很多，但满意的很少。眼看着上户口的日期接近，名字却始终定不下来，总觉得哪个都差一点意思。最后，那对年轻的父母大概是急了，索性将自家的姓氏“章”字拆了开来——“立早”，就叫章立早吧！小名早早。人们都说这名字别

致、上口，容易记住。我依稀记得，她的母亲，那个眉眼弯弯的年轻女人，曾温柔地笑着说：“先叫着，等以后有了更好的，再改。”

“以后”，是一个多么轻快而又渺茫的词。我们都以为人生是一条可以随意涂抹、反复修改的草稿纸，却不知命运的笔触，落下去便是深深的刻痕。

一眨眼，三十多个春秋就被这阵风吹了过去。我从没想过，会在这弥漫着消毒水气味的医院照片墙上，与那个名字重逢。而名字旁边证件照里的面孔，已是一张戴着护士帽、眉眼沉静的成人脸庞，只有细看，那圆润的轮廓里，似乎还藏着当年那颗“小汤圆”的影子。

我心底那点模糊的印象，像被水浸润的茶叶，缓缓舒展开来。我寻了个空隙，走到她身边，用尽可能不经意的语气，小心翼翼地问：“章护士，冒昧问一下，你父亲……是不是叫章XX？以前，是不是在农药厂工作？”

她愣了一下，猛地抬起头，眼睛里闪过一丝惊愕，随即是急速翻检记忆的恍惚。她的目光在我脸上细细

搜寻，像在辨认一件年代久远的出土器物。忽然，那双眼睛亮了，像有火苗“噗”地一下窜起。她几乎是蹦跳起来，完全失了平日的稳重，声音里满是孩子气的激动：“是你！我想起来了！你是隔壁那个姐姐，我们还在鹿山上合过影的，对不对？”

那个地名的确认，像最后一把钥匙，彻底打开了记忆的保险箱。所有模糊的印象瞬间变得清晰、立体。是啊，鹿山，那个冬天的郊游，我们带着早早小朋友去爬了鹿山，那时候的鹿山还没有完全开发，只是一座草莽丰盛的野山，这个山顶，我和早早合了影。

那些被岁月稀释的细节，轰然回

流。第二天，她兴冲冲地找到我，用手机将那张照片传了过来。照片已然泛黄，带着微黄的时光印记。照片上是我和她，小小的她，被我拉在身边，留着童发的她，咧开嘴，笑得没心没肺。而我的身后，是长满杉树和其他杂树的鹿山顶。

我看着手机里的老照片，半晌没有说话。走廊里是来往的脚步声，病房里传来仪器的嘀嗒声，那是属于现

在的、真实的声音。而我们，却在这一小方屏幕的光亮里，打捞起了一整个沉寂的过去。

我忽然想起她名字的由来，便笑着问：“没想到，这个名字，真的就用了一辈子。”

她也笑了，眼神里有一种温柔的笃定：“是啊，再也没改。我爸后来总说，‘立早’挺好，做人要立身趁早，行事趁早。叫着叫着，就成了我，改不了了。”

我点点头，目光再次落回那张照片上。那个在农药厂宿舍里被大家集体叫着长大的“早早”，如今正穿着洁白的护士服，在这栋楼里奔走，用她的双手抚平他人的伤痛。一个由当时随口一提的名字，竟真的贯穿了一个人的生命，从稚嫩到成熟，从过去到现在。

那一刻，我仿佛看见，三十多年前二楼走廊里那盏昏黄的灯光，并未熄灭。它只是穿过了漫长而幽暗的时光隧道，以一种更柔和、更坚定的方式，重新亮在了这里，亮在了她胸牌的名字上，也亮在了我们彼此确认的、湿润的时光里。

## 单位

## ABCDE……

□ 苏丰雷

下午大概三点多，有人推门进来，是公司的两位年长的同事A、B。他俩领进一位陌生的年轻男子，以及一位打扮得有点像幼儿园教师的瘦高个女子，她是B的妻子——进门后，A对两位陌生人做了简单介绍。

A坐在我对面用起电脑，B坐在里面的办公桌边（在我右手边）和那位陌生男子低声聊着什么，而B的妻子则坐在我斜后方的椅子上。我正整理资料，因任务紧急，没有插话，一直听着。

那位陌生男子与B聊了半会天就准备离开，B紧跟着出去送他下楼。屋里剩下三个人。这时，B的妻子突然兴致很高地说起话来。我们知道了她是某中学英语老师，但因生病长久请假在家，然而她在家待不住，就跑到她老公的公司来了。刚开始，她常把一句话说过三遍，让我很是诧异。

她说，她不知道为什么在家里待

不住。接着，她又补充了一个原因，说：在我们这里，至少可以听见真人讲话，而在家只能看电视讲话。她说出这句话后，我停下工作，侧过脸打量这个还算年轻，但有些病容的女人。我看见她的心此刻通过她的嘴开了一扇小小的窗户，从她身体的沼泽地里散发出的沼气与外面那春天的气息发生着轻微的、带着点快感的交换。她的气色略微比刚进来时要好。因为笑容的缘故，她的面孔有些发亮。

B回来了，回到原来坐的位置上。她完全不受影响地继续说着。A保持着微笑倾听着。也许正是这善意的微笑，鼓舞着B的妻子持续地、快乐地倾吐，而我则细心品味着她说的话，敲打键盘的双手变得柔软了许多。B靠在椅上，还是一语不发。他的妻子有些许不高兴。她很渴望B也加入他们的谈话，来活跃活跃交谈。但B依然沉默着。B的妻

子努力掩饰着不高兴，说话依然带着快意……

话题不知怎么转到旅行上来。A就说哪些地方好，他说北京郊区有不少好玩的地方，比如，某次列车在某地有个临时停车站，只要下车便到了另一个世界，那里远离尘嚣，别有洞天，简直就是现代桃花源。B的妻子听见了，兴奋地对B说：什么时候我们也去吧？B盯着天花板发呆，没有回答她。B的妻子叹息道：如果自己到农村或深山休养，病情也许早就康复了，不该待在家里。现在，康复得比预期差，另外，过段时间就开学了，不好再请长假了……

我和A、B共事的时间不长，还无法深入了解他们更多的底细，只知道他们曾经的职业。但无疑他俩是值得阅读的。A是个看上去较为开朗的人，但也曾自嘲地说，现代人的生活真是毫无幸福感可言啊，他现在只有两个乐趣了，一是晚上回家打开

门，他家的哈巴狗会摇头摆尾地笑迎上来，它的忠诚令他“倍儿感动”；一是在地铁里欣赏吉他手弹唱。他说，吉他手的弹唱能够让他暂时忘记烦恼。

B呢？他太特别了。也许他是个非常有城府的人，但分明过于苦闷了。他的脸布满了显而易见的愁云，让人过目难忘，这种愁云对观众心情的影响是直接的。这张我们俗称“苦瓜脸”的面庞背后愁苦的是什么呢？也许正是他的妻子，也许是工作。他有辆还不错的小轿车，这是业务需要。据A告诉我，B有车但无房，而他有房而无车。看得出，B是那种为过上中产阶级生活而费尽了心力的人。

回到B的妻子。这个为人妻，但似乎尚没孩子的女人，虽然我与她不过是一面之交，但我看透了她是个极端孤独的女子。

## 记忆

## 转学生的中秋节

□ 厉勇

那年刚刚升入高二，我转入了一所新的学校。高一对我来说过得太痛苦，我不喜欢那所学校的老师，也不喜欢那所学校的同学，我一个朋友也没有。所以，我迫不及待地找亲戚帮忙，把我从那所学校解救出来。

我是满怀期待和信心，来到了新学校，一切都是新的，我对自己说要好好地重新开始。9月的阳光褪去了炙热，秋天的凉爽让人喜欢。夜凉如水，一个人走在偌大的校园里，我只是有点寂寞。虽然我很想融入新的集体，但我还是小心翼翼地过着自己的生活，徘徊在班集体之外。

半个月后，便迎来了中秋节。班主任宣布中秋节的晚自习取消，改成中秋联欢晚会。大家热烈欢呼，兴高采烈。那天，班长和团支书利用中午午休的时间，去外面采购了气球、月饼等。放学后，他们又忙着布置教室，把桌椅搬到一块，中间腾着一块空间。

我心里有几分忐忑。老实说，我只能叫出班里不超过10个人的姓名。除了同寝室的，除了班长和团支书，其他人，我真的叫不出名字。我本想，如果能不参加，我就找个理由逃走。

中秋节一早，班长就笑着找到我说：“阿勇，今天晚上你要准备一个节目啊。”我支吾着说：“我什么都不会啊。”班长拍拍我的肩膀说：“没事啊，什么节目都可以的，讲个笑话也可以。这是你融入班级的好机会啊。”看着班长热情的脸，我真没有理由拒绝。

晚上6点50分，我像只流浪的小猫一样，偷偷溜到教室。教室里已经颇有节日的氛围。五色气球和彩带飘舞着，一台播音机正放着优雅的音乐，讲台上放了一些月饼、糖果、水果，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19点，晚会准时开始。班主任先讲话，让大家欢度中秋佳节。讲话末尾，班主任话锋一转说：“今天，我们开这个中秋晚会，也算是欢迎我们的新同学厉勇。”听到这句，我的脸上红了。

班长这时提议：“我们欢迎新同学厉勇给我们表演一个节目好不好？”大家都拍手叫好。我只能硬着头皮，给大家讲了一个生硬的冷笑话。还好，没有彻底冷场。班长带头笑着鼓起了掌。

接下来，大家准备的节目轮番上演。我们一边吃月饼，一边欣赏节目。分组猜灯谜时，班长主动把形单影只的我拉到了他们组，我心存感激，看他们兴高采烈地玩着游戏。

晚会的高潮，大家跟着音乐欢快的节奏，跳起了兔子舞。先是一部分人在跳：“left, left, right, right, go, turn, around, go, go, go。”班长在旁边怂恿我：“阿勇，你也去跳吧。”我笑着说：“我不会啊。”班长说：“很简单的啊。你就跟我后面跳吧。”

班长把我拉到跳舞的人群里，我把手搭在他的肩上。原来，兔子舞真的很简单，我很快跟上了节奏，而且心里跳出了满满的快乐。这还是我第一次参与集体活动，第一次跳舞呢。

那晚的月饼很好吃——从来没有过的好吃，那晚的月亮也格外圆——像父亲温暖的笑脸，而兔子舞欢快的节奏也永远留在了我的脑海里。

## 春江诗船

## 那晚我梦见……

□ 濮波

霞 那晚无风 刚好酝酿光线  
那晚的灯光色泽全无  
——色泽全无的雷克星顿旅客栈里  
我熄灭了最后一颗星星 看到缪斯  
深水中的泳姿 忽隐忽现  
那晚雷克星顿荒芜大街里的一个个流浪汉是有福的  
那晚我踟躇于街头发觉没有什么路可以捷径  
那晚的水杯里浮现出一片空旷 空无一人的阳台  
我在已经十分狭小的地理里 再次割让出一个远东

那晚的歌声明辨是非  
那晚的盲人洞察黑暗中的一切 木头的眸子  
串联起空气中悬置的万物——  
高速公路边汽车旅馆的浴缸 洗手池 龙头 圆形咖啡壶  
肯德基大学博物馆门口 蓝色和白色交杂的铁质雕塑……  
那晚如果有风 我会像风车一样飘起来

哦 告诉你那晚庄子来临了  
那晚逍遥游的意蕴翩然 如蝴蝶来临  
我梦见 山外之山 携带羽翼 飞临阁楼  
屈原的楚国 演变成一枚飞翔的挂坠  
在云层里飞舞 不管自由落体定律 不管今夕是何年  
那晚 我携起我不存在的胡须 对往事如数家珍  
哦 请原谅 在梦境里我们改变了属性 俨然相濡以沫的邻居  
水变成了泥土 缪斯演变成了一束气体  
在梦境里一切陌生的地点 不再陌生  
那晚我的记忆呈现睡莲的面相 安详而抵达寥廓的边陲  
那晚记忆里的阳光呈现细雨蒙蒙 再次淋湿了一袭司马青衫  
那晚大珠小珠落玉盘的余音缭绕 在天空中盛开婴儿的睡莲  
那晚巴赫和贝多芬在一万米飞机的高空 与云朵握手言和  
青海湖与盐湖城结为连理 一种大峡谷般的皱纹  
在我安逸的中年停顿 制造出蝴蝶效应  
也许你会说 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格言了  
也许你的额头深藏的是水经注一样的天书 我永远读不懂  
也许你在云顶别墅放置的书房（那里我未曾抵达）里  
漂浮的是四书五经 而我们曾在那里遗失了全部秘籍  
也许你的深藏的笑厣里 可以让人工的独木舟航行  
（请问是不是？）  
那晚 蝙蝠在一个看不见的国度 星夜兼程  
我在梦里推开一扇不属于我的门楣  
大声问 霞 那晚庄子庄严而幸福地来临了吗

## 闲话

## 达夫弄

□ 金登峰

富阳有一条街，称达夫弄。一直忙于事业，只听说达夫弄改造后焕然一新，早已不是旧日模样。但一直没有去走，虽然近在咫尺。应邀参加了2024年度《富阳日报》副刊十佳作品研讨会，才知道富阳还有一群文学爱好者在孜孜不倦的坚持中，一直有那么一群人甘于寂寞甘于清贫在苦苦追索中，而且还有一个文学品牌——“达夫弄”。

郁达夫，是富阳的骄傲。曾经抱着崇敬之心去拜读他的作品。但当我读到他为了一双皮鞋让母亲忍受耻辱时，我非常不屑。以至于后来越读他的文章，心里越充满反感，落寞、孤寂、颓废、沉沦……而这一切都是我深恶痛绝的。我一直认为，作为一名炎黄子孙，作为一名男人，可以一事无成，可以不为世人认可，甚至唾弃，但不管在什么时候处在什么样的环境，至少精神上必须是积极向上的，永不服输的，是充满血性，战斗不止的。男人，可以失去一切，唯一不能失去的，就是那铮铮铁骨和不屈的脊梁。所以，对达夫的不屑，贯穿了我生命的青年时期。

直到有一天，我读到了关于达夫之死的文章，才发现“文如其人”也未必是真理，文字也是可以欺骗人的。才发现颓废、沉醉的背后，先生一直拥有一颗火热炙热的拳拳之心。那天，我重新登上鹤山，在那亭子里停留了很久、很久。或许在此时我才顿悟，铿锵激昂也好，悲观绝望也罢，呈现的都是一颗不屈的灵魂，一副不屈的脊梁，只是方式不同而已。或许是为了表达某种歉意，我用烟代替香烛，遥遥祭拜！

我久久伫立，眺望。远处，有春江水静静东去。

其实，冥冥中，我和达夫先生是有一种缘分的。在我最苦闷的日子里，我曾和目象大师对座。目象大师是温州江心屿法门寺住持。我见他时，他已双足瘫痪，不能行走。面对我一个个人生的困惑，大师总是亲手点一支香：坐。尽管周围香火袅绕，他一定重新点一支香。直到今天，我依然无法领会其中的深意。然后聊到父母，聊到故乡。才知道目象大师早年求学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和达夫先生曾是校友。目象大师其实很少说话，大多数时候只是安静地听我噼里啪啦地时而激昂时而悲愤时而不屈时而怨恨地发泄着。大师说过什么，现在似乎都没有了记忆，只记得吃了他很多水果和糕点，不知羞耻的。

工作多年后，当我再次踏上温州这片土地，再次叩响法门寺的寺门，只有小法师相告：大师早已仙去。我无数次地回忆当时的情景，似乎没有特别的悲伤，也没有刻意的哀愁和落泪，我似乎只是淡淡的一声：哦。然后随小法师去了他的屠屠，点了一支香，叩首。然后，淡淡地离去。

我们为了一日三餐，总忙于奔波在这人世。很多往事，早已在岁月的冰霜中淡淡遗忘或者刻意隐藏。直到今天，达夫弄，三个字勾起了我许多过往。那淡淡的思绪再次飘向虚无缥缈的，不知道是过去还是未来的远方。很多时候，我们的确或许应该，借用网络上的一句话：走慢些，让灵魂跟上。



不知江月待何人 蒋念文图